



轻与重

70

# 红云

论诗学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朱静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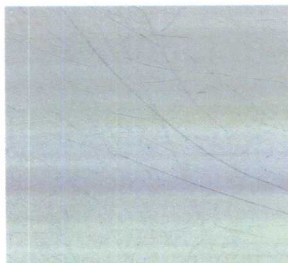
姜丹丹 主编



Yves Bonnefoy

Le nuage rouge

Essais sur la poétiqu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 LENTE

姜丹丹 主编

# 红云

论诗学

【法】伊夫·博纳富瓦 著 朱静 译

Yves Bonnefoy

Le nuage rouge

Essais sur la poétiqu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云/(法)博纳富瓦著;朱静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7726-8

I. ①红… II. ①博… ②朱… III. ①绘画评论—法国—文集 ②诗歌评论—法国—文集 IV. J205.565-53②I565.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595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轻与重文丛

红云

主 编 姜丹丹  
著 者 (法)博纳富瓦  
译 者 朱 静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7726-8/J · 358  
定 价 7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 主 编 的 话

###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 年 7 月

## 译 序

法国当代诗人、批评家、莎士比亚著作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伊夫·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1923年出生于图尔市(Tours),后定居于巴黎。战后,他比较趋向于超现实主义,1947年后与之疏远,但并没有完全断绝往来。他在法国、瑞士、美国的多所大学任过教。1981年至1993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占有一席之地,讲授“诗学功能比较研究”。2016年7月1日,博纳富瓦去世,享年93岁。

博纳富瓦擅长批评性思考,在勤奋独特地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同时,对其进行研究和质询。他本人也写诗并进行诗学研究,那是他70年代以来主要的关注与爱好。除了写诗以外,他还热衷于艺术评论。

博纳富瓦被文坛誉为文化摆渡人。他获得过各种文学奖项,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伽里玛出版社为纪念《诗丛》建立50周年,曾出专刊收录对法国20世纪50位重要

诗人的研究文章及诗人本人的诗文片段,博纳富瓦也是其中之一。他 1972 年出版的艺术史随笔《隐匿的国度》(*L'Arrière-Pays*)中的一段被收录其中,现摘录如下:

我在一些十字路口上经常有一种焦虑感,似乎觉得就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个地方,或者几乎在这个地方,几乎在两步之遥的地方,我没有走上那条路,那里却正好出现了一片实质性更高的景象。我本可以去那里逗留逗留,可是那景象一下子又不见了,然而,在选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指明,甚至没有什么启发,让我觉得有必要走上那另一条道路。

博纳富瓦的《红云》是一本有关绘画及画家研究、诗歌及诗人研究的评论集,由法兰西水星(*Mercur de France*)出版社于 1992 年 5 月出版。书中共十九篇评论文章,评论了法国艺术发展史上<sup>①</sup>几位重要的画家和诗人,也对法国当代几位诗人和画家作了评论,同时表述了他自己的诗学主张。博纳富瓦本人是位独辟蹊径的诗人,他不守陈规旧矩作诗,不在意“一致性”、“规范化”,他看重的是转瞬即逝的“现时存在”及诗人即时即刻的内心感受。

博纳富瓦要求写诗的人提出自我见证,而不是理论思想。

---

① 我们一般称之为文艺发展史;而法国人通常把诗人列为艺术家。

诗人观察事物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境界——自我意识,一定会受到主观思想的影响,遇到世俗阻力,受到排斥、诘难。有的墨守成规的人往往指责诗人的思想境界是一种幻想,和诗的创作无实质性关系。博纳富瓦说:“写作传达了意愿……,写作使得我们的共同语言丰富起来。”诗人和读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新的“现时存在”,让人感到是深入内心观察自我的时候了。

博纳富瓦认为,一首“完成”的诗应该形成一种鲜明的性格,它有其自主性。他下定决心要“字字句句都得出于我自己”,诗人要存在于他自己的诗中,诗人要作出努力,写出自己的东西。诗人要“言”自己之“志”。谁自闭于与他人相似的满足感中,与“过去”和平相处,谁就只能是个影子,这个“心灵存在”只会变成玩弄自己的魔鬼。博纳富瓦希望诗人们像兰波、瓦雷里那样去理解他们梦中的真诚,但他也指出瓦雷里的错误在于抛弃了希望。他认为我们还是要对“诗”充满希望。

至于博纳富瓦本身,他在许多诗篇、画作中看到了希望,他始终保持着希望。他认为,写作是私密性的工作,是孤独的,它丰富了写作者的人生存在,也从写作者的人生存在中汲取新的东西。应景之作,必然会压抑话语,让人言不由衷,思路阻塞,语流不畅。

诗人写作时思绪万千,他写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乌云蒙蒙,消散的同时也留下痕迹,促成了一种精神行为。被放弃了写作部分已经形成结构,那就是一个梦。有梦想、有灵魂的诗

人“不寻求去弄明白梦想意味着什么”，也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只是有意无意地释放、抒发出心灵深处的内在灵魂。人们也许 would 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千百年以来，无论东方西方，正是诗人们不懈的努力追求，我们在这个荒漠世界上，才有了一把诗意的钥匙，首先是一把开启梦想的钥匙。梦是一种精神追求。博纳富瓦说：“梦中有无尽的虚构自由，并非有目的，而是对生存条件、生存处境的设想。”

博纳富瓦还指出：“话语中的日常用句，每天都用的句子，当人们注意到它们的轻重，注意到它们潜在的简练性，还它们以纯净性时，人们可以说，那就是‘诗’。……”毫无疑问，以诗句简练著称的中国古代诗人写诗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正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着诗学理论比较研究的法国诗人兼批评家博纳富瓦的“诗论”相契合。我想，这绝非巧合，值得我们进一步把此现象放在世界诗歌发展的总坐标上，深入研究思考其中既微妙而又极其重要的联系。

博纳富瓦站在诗学理论高度评论诗人和画家的作品，目光如炬，切中要害。在《红云》中，他娓娓道来，笔下的诗人、画家们一个个栩栩如生，既描绘出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日常生活细节，又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赞扬了他们的辛苦工作，又同情他们的难言痛苦；肯定了他们的艺术成果和贡献，也明白地揭示出他们的问题症结和前进方向。他不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无情地批判攻击，而是同情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语句中肯地探讨问题，

寻觅未来的道路，他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博纳富瓦认为诗人应该有感而发，不宜给诗人们交代“任务”，要求他们去做应景之作。与其给诗人们提出一个大纲，让他们人云亦云，不如去理解他们，同情他们，让他们在诗中表达希望，抒发激情，产生冲动，读者和作者要以两颗真诚的心灵作真正的对话。真正的诗人就要创设波德莱尔式的空间：“不知寄往何处，不知为谁歌唱。”“对学究气评论不以为然，要让诗中始终保持一种历历在目的‘现时存在’的声音。”真正的读者也要真正地倾听这种“现时存在”心灵的声音。

博纳富瓦尝试着深入到波德莱尔的“诗底”去探个究竟，去倾听其中的震颤，去探究鲁本斯画中思绪如何在波德莱尔的诗中至深处激荡不已。

波德莱尔在那些确实很遥远的年代里写道：

鲁本斯，“忘却”的河流，“慵懒”的花园，  
鲜嫩肉体当枕头，无法抚爱，  
但是生命在此泉涌，激荡不止，  
犹如天空气流，大海波涛。

博纳富瓦在波德莱尔的诗句中听出了波德莱尔对鲁本斯的潜在批评：鲁本斯的作品太简单明朗了，他在艺术中不懂得要提高、升华“慵懒”、“忘却”等肉欲冲动。博纳富瓦指出，波德莱尔的诗句中透露了他已经洞察到鲁本斯画作中缺少了什么——恰

恰缺少了“截至目前鲜为人知的,如鲁本斯所理解的,生命内在的某种神秘品质,它让人预感到超越我们之外的生命的终极命运”。艺术家们寻寻觅觅的就是生命内在的这种神秘品质。

鲁本斯在巴黎时期的画作大多是他人订制的,表现宏伟巨大场面的众多画作,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听命之作”,效果很强烈,如《登陆马赛》。

博纳富瓦觉得,“鲁本斯所设想的生命似乎在寻觅什么,生命像海浪一样掀起又落下,然后又重新起浪。它更甚于花样繁多又轻而易举的取乐,它是各种宇宙力量形成的旋涡……”他断言:“能够丰富地画出这种生命存在的表面趋向,能够画出几乎能道明精神肉感的人,无疑有权受到尊敬,即使他耗掉了太多的健康。”但是,鲁本斯的笔触似乎“神”意不足,也即“气韵”不够,所以尽管大海运动起伏很大,似乎少了很多情趣。

博纳富瓦提醒大家,波德莱尔是个思绪敏感、急速起伏的“凡人”,他的思考一直没停,直至生命終了,要密切关注波德莱尔在最后岁月中其“内心王国”发生的心潮起伏,他最后的思考、探询和发现。

亚当·埃尔斯海默(Adam Elsheimer, 1571—1610),德国画家,曾在罗马逗留十年,是当时罗马最具影响力的风景画家,受卡拉瓦乔画派影响很大。他尤其擅长描绘暮色昏暗的灯火颤动。他的画风直接影响到德国和荷兰的绘画。

博纳富瓦从埃尔斯海默遗留下的草图、素描里屏神倾

听到他踏实的脚步，更能捕捉到他先于脚步的坚定又迅捷的目光。博纳富瓦感受到埃尔斯海默是属于暮色昏暗意识很强的人。他在埃尔斯海默的画中读出了一个无助的孤独者的独特性，但是敏感地发现，埃尔斯海默的空间出现了漏洞。

博纳富瓦还特地说明让其感动的作品“都是画家在创作中花了很大努力来说明他自身还不甚明了的一种直觉，而观者却通过画家的创作感受到了这种直觉<sup>①</sup>。他相信埃尔斯海默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

博纳富瓦独具慧眼地指出，16—17 世纪的埃尔斯海默将一种有价值的“绝对”和一种“无限”结合在一起了，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品质，而“埃尔斯海默的现代性在于对非理性的、超越一切公设、既盲目又有警示的神话的再发现”。博纳富瓦认定，埃尔斯海默具有现代性，但现代性并非完全是他独有的。他从埃尔斯海默出发去接近某几个画家，他们相对大画家们来说，内心信念弱一些，也少一些执着，力度也小一些，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些弱点，在这个致力于重新发现艺术源泉的总现代性中，双倍地表现出了现代性。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眷恋和希望的结合，一种非理性和创新精神的结合。创新精神常常长久地受压抑，但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往往在埃尔斯海默这样的画家的作品中，格外地会表达出一种动人心弦的、强烈的罗曼蒂

---

<sup>①</sup> 句中着重号是译者所加。

克激情。

“句子整齐,节奏均匀,一切都很简洁、确切……,诗中洋溢着普遍性的东西……,又很具神秘性。”博纳富瓦说,“《罗兰之歌》是一种空间,一种深度,率真的法兰克世界,明显的层次分级。”我们在字里行间重又找到秩序,“伟大史诗”成为最具现代性的篇章,比伟大史诗之后的许多伟大或不伟大的个人咏唱的诗歌更具现代性。

博纳富瓦明确地指出,《罗兰之歌》表现出来的“邪恶”是存在于我们身上的、能够在我们身上滋长起来的东西。可以看出,他的笔触已经直指人们的内心世界。

博纳富瓦认为,“诗句不是由被人熟练掌握的词语堆砌而成,而是作为一种充实有味,或者一种空洞无味呈现出来,行为空间本身应该留白,完美将会从中流淌而出,首先要透露出一个‘非忠诚’的社会和一场即将进行的战争,但也要透露出我们在此岸的茫然,还透露出关键时刻必须要战胜的惶恐”。

我们知道,“外在性”之外,还有“内在性”,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在于“形似”,而更以“神似”取胜,即要表现诸如“非忠诚”、“茫然”、“惶恐”等等人物的内心世界。《罗兰之歌》实际上很传神地透露出了各类人等的内心活动,这说明尽管古老,它也具有现代性。

博纳富瓦慧眼独具,另辟蹊径,他懂得透过时代的缝隙,深入到史诗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罗兰之歌》的现代性,让身处